

루리루



鲁引弓

小别离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别离/鲁引弓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 - 7 - 5063 - 7443 - 9

I. ①小… II. ①鲁…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9787 号

小 别 离

作 者: 鲁引弓

策划、统筹: 袁 敏

责任编辑: 王淑丽

特约编辑: 冯 洁

装帧设计: 张晓飞

美术编辑: 张晓光

书名题字: 韩 寒

手绢赞助商: 杭州喜得宝集团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150 千

印 张: 12.75

印 数: 001 - 20000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7443 - 9

定 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42岁的方园做梦都没想到女儿方朵儿的留学计划，最初竟然始于表姐林红的登门哭诉，因为她怀疑自己的老公许光明出轨了。

表姐是星期六下午来的，她拿着一包酥饼，拍打方园家的门，她对前来开门的方园说，弟，我逛街刚好路过你们小区，就过来看看你。

方园把林红让进家门，一边张罗着泡茶拿水果，一边说，你是好久没来了，最近忙吗？林红笑道，还好，我们许贝贝出国读高中后，我倒是一下子松下来了。林红环顾房间，问方园的妻子海萍和女儿朵儿去哪儿了，怎么不在家？

方园说，双休日白天她们哪有在家的，海萍送朵儿去补课了，今天下午在老师家补科学。

方园把茶杯递给表姐，摇头笑道，你现在是轻松了，我们朵儿明年中考，所以现在双休日四个半天全排满了，补了数学，补科学，补英语……

表姐林红打断他的话，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干脆你们也送她出国算了，在中国孩子上这点学太苦……

林红的脸色有些憔悴，她的语速很快，但今天她来串门显然不是为谈中国教育问题。果然，她盯着面前的茶杯突然问方园，你在读大学那会儿知道陈宝珠是个怎样的女人？

方园愣了一下，陈宝珠？

陈宝珠是方园的师姐，福建一家房产公司老总，就是她给林红老公许光明提供了眼下的这份高薪工作。

方园和表姐夫许光明是大学时代的师兄弟。在方园的记忆中，福建女孩陈宝珠与许光明大学同班，是一个高高瘦瘦、肤色微黑的女孩，当时传闻她对许光明挺有意思的，好像倒追过一阵。这都是几十年前的往事了。那时许光明是校园里的诗人，小布尔乔亚气质，那时的女生大多喜欢这一款。

想到遥不可及的往事，看着中年妇女林红顶真的表情，方园有想笑的冲动，他就逗她，要不是你提起，我都快不记得这个女生了，印象中，挺不媚俗的，样子有点像年轻时的江青。

哪想到，对面的表姐突然就哭了。天哪，方园在笑，他们结婚都15年了，她还要调访他从前的感情，这是不是太可笑了？

方园惹了表姐的泪点，但他显然不知道这个急性子女人情之所起的依据。他说，都哪年哪月的事了，如今老同学帮衬，只是同窗情意，别疑神疑鬼了，人家现在是大老板，压根儿看不上光明。

方园心想，这可是实话，许光明这些年混得灰头土脸的，那副落魄琐碎模样，现在的女人谁会多看他一眼，表姐还担心有人跟她抢，真有点搞笑。

林红知道自己失态了，虽然坐在对面的是自己的表弟，她在控制自己的情绪，她让语气缓下来。她说她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坏事，而且越来越怀疑了，去年许光明去福建给女同学陈宝珠打工，女同学给他定了20万的年薪，他去的时候自己没疑心，但最近越来越觉得不安，这是因为她注意到了那个陈宝珠与他在微信上的互动。她发现这互动有点说不明道不清的滋味。

她说，可能是我多心了，也可能是我们一家三口现在分处三





地，我在这里，贝贝在澳大利亚，许光明在福建泉州，我心里一空落就敏感。但弟弟，你想一想，你帮我想想，这世上有这样的好事吗？这样的岗位他有何才何能，比他能干的、有房产经验的人多了去了，她为什么不在当地找，而是千里迢迢把他叫去呢？

林红脸上的愁绪一览无遗，方园心想，按她这么说，好像也确实得起点疑心。

方园劝表姐，你如今一个人在这里过日子，可千万别想多了，乱想还不如多去福建看看他，还有就是，如果真的心烦意乱，干脆把他招回来算啦，别在那儿干了。

这可是方园的真心话，不要这个钱求个心安拉倒，都已经是这把年纪的女人了。

但表姐脸上掠过很强烈的焦躁，她说这可不行，去年送贝贝去澳大利亚留学，可是冲着光明有这20万元的年薪才敢这么做，如果他现在回来了，那么贝贝那边的学费怎么办？学费每年18万元人民币。

她的焦躁迷茫让方园犯傻。他听到楼下不知哪家的小孩在练吹小号，那声音长长短短，像一只粗嗓子的鸭子，扑到了水塘里，在叫唤。

表姐真的像一只鸭子扑到了水塘里暂时不知如何上岸，她无措地站起来，又坐下去。

方园心想，那么去年干吗这么心急送贝贝去留学呢，一家三口飘零各地，总是有代价的。

表姐林红看出了方园心里对自己的讥讽。她说，弟，去年我们是心急了些，但总想给小孩多留一条路，你看，周围人家都在送小孩出去。

方园安慰表姐，那么为了贝贝，你就相信许光明吧，别再乱

猜了。

林红从沙发上拿过海萍织了一半的毛线围巾，随手织了几针，她问方园，你对许光明以前的感情经历真是啥也不知道？

方园尽力让自己笑起来，他说，呵，许光明那会儿很纯的，大男孩一枚，在学校时没正儿八经地谈过。

他发现林红好像在冷笑。

林红说，弟，你也得帮我留意点他，你有那么多老同学，如有可能帮着侧面打听一下他们是否也有听到这方面的风言风语，还有，你也打个电话给许光明，套套话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傍晚海萍陪朵儿补课回来，注意到了放在茶几上的一包酥饼。方园说，这是表姐林红下午带来的。

海萍说，她可好？他们贝贝在澳大利亚那边怎么样？

方园在厨房洗菜，他对走进来的海萍说了表姐的心烦意乱。海萍有些吃惊，她伸手轻拍了一下方园的脸庞，说，换了是我，我也会起疑心的。

方园嘟哝，我可没女同学当老板。

海萍没接着打趣，因为表姐的两难让她起了点愁绪，她说，这事还不全是为了小孩才引起的。

方园说，是为了小孩，表姐也说是想给小孩多留一条路，但多一条路也不能不为自己考虑啊。

夫妻俩在厨房里准备晚餐。海萍把青菜洗了一遍又一遍，她说，当妈妈的只要想到小孩有个好前景，哪怕是一条门缝宽的机会，都会不顾一切往里挤的，哪顾得着想后面的事。

方园“切”地笑了一声，说，换了是我们，也去挤？





后来回想起来，海萍和方园最初就是在这一天说到了“留学”。因为说着说着林红家的事，他们发现如果像许贝贝那样出国读高中的话，女儿朵儿明年秋季也就要出去了。海萍说自己可舍不得她这么小就出国，当然如果朵儿明年中考没考好，家里又有足够留学的钱，那么可能也只能舍得。

海萍拿着一颗洋葱，在厨房团团转，她说，可能也只能舍得。你以为林红就舍得宝贝女儿一个人在外面吗，现在她还要操心老公是否花心，这真的悲催了。



最近许多个夜晚，潘海萍经常做到同一个梦境。它反复地出现，相似的片段，相似的梦中纠结，令她纳闷这是怎么了。一年以后，当女儿朵儿别离于她的身边，她才恍悟梦对于人的未来确实有种宿命的预感——

海萍梦见自己坐在山区老家的门前，七十年代的阳光照耀着门前的黄泥路，路的那一头通往村口，如果村外有人来，村口那边就有一片狗吠。5岁的海萍不知道自己是在等待上海叔父的到来，还是在惧怕他的到来。

阳光落在身上，一只蚂蚁爬到她的衣袖上，有一个声音从身边掠过去：海萍，小叔父什么时候来抱你去城里做街上人？

那一年秋天，村里每一个走过她身边的人都这样问：海萍，你要去做城里人了？

那些声音飘来飘去。记忆中，这是她人生第一次感到左右的

恍惚……后来的那些年这样的不知所措和隐约命定的方向感所带来的伤感和摇摆也常袭来。而起始无疑是5岁那年。

真正的摇摆感，来自母亲的视线。每一个夜晚她都在一声不吭地纳鞋底，她一双又一双地纳着，父亲说，穿到她15岁都够了吧。

母亲在灯下一边穿针引线，一边看着海萍发愣，好像要把她刻进自己的眼眸里去。昏黄的油灯光，映照在墙上的农具。窗外不知谁家的小孩在夜啼。父亲说，这是好的，她可以去做城里人了，毕竟是我的弟弟啊，过继给他，有啥好难过的，他已有一个儿子了，愿意过继海萍这是帮我们呢。

父亲的声音随着摇曳的油灯光在屋里漾开去，它想要安慰屋檐下的所有人，包括妈妈，大姐姐艳萍，二姐姐灵萍。艳萍舍不得妹妹被抱走，灵萍也想跟着去。三个小姐妹坐在床上，像三只唧唧呀呀的小鸟。她们看着母亲，别离的哀伤正在昏暗中隐隐而来。

小叔父从上海来抱海萍走的那个中午，母亲父亲带着两个小姐姐一路送他们去公共汽车站。从他们走出家门起，村里每一个看到他们的人都向被扛在父亲肩头上的海萍说，海萍，去做街上人了。

“海萍要去做街上人了。”

这是那个村子对她的道别语。而在她的记忆里，是妈妈跟在后面惶恐的眼神，大姐艳萍的哭泣，二姐灵萍在说，妹妹别走妹妹别走。田埂上是辽阔的风，晚稻已经泛黄。上海是云层底下的彼岸。海萍被换到了叔父的肩上。她看见过路车来了。她看见自己被抱上了车。她看见妈妈拉着两个小姐姐在拼命跟着汽车跑，她听不清她们在说什么。自己呜咽的声音里好像听见她们在说





“海萍别走”。

最近许多个夜晚，海萍都重回5岁时分离的那一刻，表姐林红来找方园诉苦的那天晚上，她又做到了这个梦境。

她睁开眼睛，看着晨曦从窗帘后透进来。她回想着刚才梦里隐约的心痛，让自己静一下神。窗外马路上传来公交车报站的声音。她侧转身瞥了一眼床头柜上的钟，快6点了。14岁的女儿朵儿睡在她的身边。她伸手抱抱她，小女孩朵儿稚气未脱的脸像个蚕宝宝，头发里那熟悉的气息从她生下来以后就是海萍习惯的，在海萍的感觉中，无论是牛奶还是花香都比不上这味道温馨。小女孩睡得天昏地暗，再过8个月就要中考了，所以天天开夜车做习题到半夜，早上哪怕能让她多睡十分钟都是好的。此刻女儿睡得这么香甜，显得很乖。海萍轻搂了一下她，心里舍不得相依的这一刻。事实上，小姑娘朵儿最近不知为何也特别依恋妈妈。晚上做好作业后一定要和妈妈睡。所以老公方园被赶到隔壁小房间的单人床去了。

6点，海萍赶紧跳起来，她要用20分钟做好早饭，6点半的时候要叫醒女儿和老公方园，让女儿梳洗，6点50分吃早饭，7点让方园用自行车送女儿去上学。7点20分必须到校，否则就迟到了。

海萍在厨房里先热了几个馒头。这些馒头是前一天从单位食堂买来的，她相信它会比外面街上卖的要不可疑一些。海萍从冰箱里拿出一个鸡蛋，烧水煮蛋。鸡蛋在沸水中扑扑地翻滚。水汽氤氲。她想起了姐姐艳萍的脸。这蛋是大姐艳萍从老家背来的。

艳萍看上去又老了不少，她小心翼翼拎着一大篮子鸡蛋搭长途汽车过来，她说，给朵儿吃，这是自己家的鸡生的，自家的鸡

不吃饲料，街上买不到的。

这些鸡蛋艳萍不知攒了多少天，现在被海萍当作宝贝，藏在冰箱里。海萍和方园是舍不得吃的，每天煮一个给朵儿当早餐。

海萍把馒头和水煮蛋放在桌上，转身去热牛奶。她对牛奶是不放心的，但没有兄弟姐妹是养牛的，所以也只能买超市的。她把牛奶倒入玻璃杯，心里在想，超市里有那么多牛奶，中国有那么多人，中国得养多少头奶牛才能装满这些盒盒罐罐啊？

她就带着每天都有的这个疑虑，进屋去叫醒朵儿。她说，宝贝，起来啦，要来不及了。她俯下身，抚着朵儿的脸。

小女孩朵儿坐在桌前吃早饭，她脸上还半梦半醒的，她穿着宽大的校服，还在担心昨晚数学作业有两道题没解出来，担心今天上午的语文考试可能要默写古文。而海萍则希望她早点清醒过来，因为今天上午不仅要考语文，还有一场数学考试。这些分数都要计入保送生资格排名中。

小女孩咬了两口馒头，喝了一小口牛奶，就推开杯子，说饱了，起身去拎书包。

海萍急了，她说，鸡蛋，把鸡蛋吃掉。

小女孩说吃不下了。她拎着书包跟着爸爸方园打开家门，走到了电梯口。

海萍剥着鸡蛋壳，追到门外。她说，咬一口，只咬一口。她心里在想，这么有营养的蛋，有钱也买不到的。

她举着剥了皮的鸡蛋，送到了女儿的嘴边。朵儿咬了一小口。她脸上依然半梦半醒的，跟着爸爸进了电梯下去了，她那身蓝色运动校服与笨重双肩书包融为一体，像是驮着一座小山。海萍看了一眼手里剩下的鸡蛋，放进自己嘴里。





三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方园在下班前走到办公楼走廊的顶端，靠在一根立柱上，给远在福建的表姐夫许光明打电话。

手机里传来了那头的铃声，可一直没接。在拨打第二次之前，方园让自己稍等一下，他看着楼下大街上的车流，下午4点20分，车辆在飞快地增多，晚高峰即将来临。他想一会儿自己得早点走，要去女儿朵儿学校门口接她。他想许光明正在开会吗？他好像看见了许光明白净的脸色，微长的头发，微皱的眉头，有些闪烁的眼神，正在玻璃窗的反光中瞅着自己。

许光明最近这十年一直不顺。每当方园想起他英俊少年时的样子，就对这个时代人随风起伏的命运有莫名其妙的感慨。

在方园的印象中，这位师兄兼表姐夫1987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进一家大型国营轴承厂的时候，还是他人生的风光阶段，当时无论是他安稳的收入还是意气风发的状态都令人羡慕，当时他们厂里好多人都打探他是否有女朋友，想安排相亲，而许光明有次来方园家玩，遇上了方园的表姐医生林红，于是一见钟情。然而，当许光明在轴承厂做到第十个年头，突然厂子就不行了，要转制了，一批批工人下岗了，许光明于是下海，这接下来的命运就像风中的轻尘，在多数的时间里处于低空。在方园和老同学们的眼里，这是时运，也是光明的个性使然，清高有才，情绪化，眼里不能容沙子，不能勉强自己。所以，这些年他虽做过外贸、医药、房产等等，但无法持久。

人一不顺，就会心急，方园感觉到了许光明这几年愈来愈强烈的“不发财，毋宁死”的情绪，而这情绪使他更为焦虑地掠过一个个站台，两手空空，自傲自贱，不愿和人来往。有那么一阵，方园甚至担心他这样子下去会不会自闭起来。

现在方园又拨了一次电话。这次他听到了许光明的声音。光明说，是方园啊。

方园听不出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于是装作轻快的样子说，没什么事，就是突然想起你来了，好久没联系了，你怎么样，啥时回来探亲？

光明说，最近有个项目要开工，跑不开，可能要下个月了。

这当儿，方园想象着许光明坐在房产公司副总办公室的老板桌前，桌上摆着一只白色精巧的房子模型。方园从没去过房产公司，所以只能这样想象。

方园装作逗他，说，你不回来，林红独守空房，你就不怕后院起火？

这下他听到了光明的笑声，光明说，老夫老妻的，有啥好担心的。

方园心想，你不担心，我们这边的这个已经急得要着火了。

方园跟着笑了，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把话题转过去套他。方园就有些急，因为等会儿还要去接女儿放学，他说，你工作还顺手吗？哦，陈宝珠是老同学，她总会关照你的吧。

光明说，嗯，老同学嘛。

方园笑起来，说，她当年可是你的粉丝，现在还粉你吗？

光明没笑，他说，哪里哪里。

方园故意坏笑，说，可不会鸳梦重温吧。

光明没笑，好像还有些恼了，说，哪里哪里，她可是我的老





板，发钱给我的老板。

光明转了话题，说，你还好吗？你家朵儿要考高中了吧？

方园说，是啊，这一阵已经进入拼的阶段了，想冲冲重高看。

光明说，你们准备让她出去留学吗？

方园说，哪有这么多钱？

光明笑起来，他说，就是就是，哥在这里，也就是为了这个，我们贝贝一年要18万元哪，你们如果也想送小孩出去，要赶紧去赚钱了。

方园把话题拉回来，他笑道，你多亏有个女同学，红颜知己啊，我哪有同学当老板的，没这个运气，嘿，光明，想起来也真的是有意思，这年头可能还真的是女人仗义。

光明就有些支吾，他说，同学归同学，工作还是有工作的标准的。

方园故意嘲笑他外交辞令，说，哟，当年情结难了，还用说啥呀，要不干吗千里迢迢招你去，别又被人看上了。

光明笑了一声，说，可别瞎想，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方园觉得自己有点不依不饶了，他说，你孤身一人在外，天晓得如何，不过要知道，如今你们一家分居三地，这事可折腾不起，别让人看笑话噢。

方园说完就后悔了，因为太直白了。果然他听见光明说，你呀想多了，这么怪地打个电话来就是为了八卦我吧，想知道我是不是有小蜜小三了？反正我告诉你，你也可以去告诉你姐林红，老同学不是我的菜我也不是她的菜，互不为菜，真的，否则，我不成吃软饭的啦。方园，我可明白自己来这儿是干什么的，就是一赚学费的呀。

许光明这么直接地说出来，倒让方园说不下去了，他感觉自

小别离

己的脸都红了，好在隔了那么远的空间，谁也看不见谁的脸面，方园哈哈笑起来，说，光明，我可不会和林红乱说什么，万一撞上她正犯疑心病，不火上浇油吗？

光明在那头嘟哝了句什么，方园没听清。他们接着聊了一会儿许贝贝在澳大利亚读书的情况，以及方朵儿明年中考万一没发挥好是否要做留学的准备，还有方园说哪天去福建看你，还没去过厦门呢，正好也去看看。正说着，光明说，头儿有事找他，以后聊吧。他们就说了声bye。

方园关了手机，回味刚才的对话，一时辨不出苗头。许光明的言语里确有躲闪的味道，但你看不出他是对这话题中的八卦敏感呢，还是在敏感别人觉得他靠女同学相助这件事。方园一边往办公室走，一边想，说了也就说了，就算敲打他一下吧。

而福建泉州这边，许光明搁下手机，因为他看见过去的老同学、现在的老板陈宝珠进来了。

宝珠穿着一袭湖蓝色的香奈儿套装，极短的发式，她笑着递给许光明一把凤梨酥，说，刚有朋友从台湾过来，你尝尝。

宝珠把修长的手指按在光明的桌边，看着他好像有些恍惚的眼神，心想他是不是还在为文案发愁，因为她上午怪他想象力不够浪漫，怎么越来越不浪漫了。

宝珠说，晚上有个应酬，你一起去一下，是与医院门诊新大楼招标项目有关的。

许光明一边心想晚上8点半我还得给老婆打电话呢，一边点头，说，好吧。

宝珠往后退了两三步，在办公室中间站直，风姿绰约地冲着他笑，说，别不喝酒哦，稍稍也陪着喝点。许光明低头点着，





说，好吧，喝点喝点。

她往门外走，他听着她高跟鞋的声音响在走廊的远处。许光明感觉胃里好像有一些纸团堵着，有些闷，他知道它多半与方园的那通电话有点关系。他知道是林红疑神疑鬼让方园来打探的。

四

方园从单位出来，骑着自行车往女儿学校的方向赶。路过“时美”超市，他飞快地进去，先买点菜，再去接女儿。

在超市里，他拎着一只购物篮。他从冰柜里拿起一块牛排，他端详着日期、产地，还是把握不准要不要放进篮里，牛肉上那些细细的纹理，闪烁着红润的光泽，他想，这没事吧？

家有小孩并且是中考考生，买菜是犯难的事。他拎着菜篮在超市里走，觉得自己日益像个强迫症患者，在那些菜品中发愣。这是一天中比较纠结的时刻。超市外面，正是下班时光的大街，车水马龙的气息从大门那边涌进超市来。方园的压力来自于老婆海萍的焦虑。海萍说别去菜市场买菜啦，去超市买，万一有点什么问题，还有人好找，至少进货渠道可查，菜场里的那些菜贩子到时连人影都找不到。

方园看了一下手表，他得在5点30分之前赶到女儿的校门口，接女儿放学。他心一急就拎了一株黄芽菜和几根黄瓜。他走回生鲜柜台，还是把那盒牛肉放进了提篮里。经过水果区时，他匆匆称了十几只猕猴桃和3只火龙果。

他结了账，就骑车往女儿学校去。城市的黄昏时分没有夕

小别离

阳，灰红天色掠过立交桥、大厦、广告牌上空，阴霾天已经持续两周了，灰蒙蒙地笼罩着这个时代每天都在堵的马路和街边行人想心事的脸上。在暮色四起中，方园从那些相似的倦容里看到了同一个表情：回家。回家。方园沿着自行车道骑得飞快，他想了一下女儿胖乎乎的小脸，他要带着女儿回家。他知道她看见他又来等她了会有点不高兴。这个年纪的小孩都是这样，他们在长大。然而方园还是放心不下这条喧闹的街、不避人的车，以及这世上其他不知所起的忧心。方园相信在这一点上，他不是偶然特例，否则校门口也不会有那么多家长像被人提着脖子的鸭子们，探着头向铁门里张望，张望他们的宝贝出来，然后护着小孩回家。

方园站在校门口等待，女儿还没出来。身边的家长每天说的都是相似的话题，比如中考，比如保送生资格，比如加分政策是否公平。而今天在讲的是“留学”。有个家长在说，这个月他孩子班上又有两位同学不来上课了，准备去留学了，这两位都是中等生，因为家长觉得与其让小孩留在这里参加中考而考不上重高，还不如现在就让他们退学，赶紧去外语培训学校专攻英语，申请下半年直接去美国读高中。

像往常一样，校门口的每一个话题，都像一个热乎乎的拳击包，不同的言语从四面击打过来，说着说着，就有所宣泄，但也会有所焦虑。比如，关于为什么非要上重高，七嘴八舌中其实有个共识：这还不光是为考上好一点的大学，更主要的是，现在的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学风校风较差，小孩会被带坏的，特别是女生，去那里基本就意味着另一种活法了。

所以，不存在是否选择重高的问题，而是你无论如何得挤进去。

